



睡在炊烟里的母亲

洗衣、喂猪，也几乎都是母亲在忙。而母亲从来没有一声埋怨，总是默默地忙碌着。

每每从学校回家，远远望见屋顶上袅袅的炊烟，我就感到踏实、心安——母亲又在做饭了。到家，我一喊“饿”，母亲总会在第一时间把热腾腾的饭菜摆到我的面前。

而到了“双抢”，人都忙得脚不沾灰，做饭就没有那么及时了。但是，回到家，就是天再晚，做饭的还是母亲。记忆里，最深的一次是立秋前的一天。为了将一亩多晚稻田插上秧，从早到晚，我们的腰都没有直一下，而衣服也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结了一层厚厚的盐。等到上岸的时候，仿佛脚都不是自己的，连抬上田垄的力气都没有。

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，就又突遭雷阵雨。为和老天抢稻子，又是一阵“急冲锋”，差点让人喘不上气。

忙完这一切，十点多了。我们或坐下来休息，或洗澡冲凉，母亲却又钻进厨房忙起来。

坐在院子里乘凉，凝视着屋顶的袅袅炊烟。炊烟灰白色的，牛乳一样，渐渐地晕开，晕开。只要看着它，我就感到满足、温暖。

饭怎么还没好？我跑进厨房，发现母亲睡着了。她坐在灶膛前，头靠在墙上，还打着鼾。灰白的头发杂草一样披散在额前；脸上沟壑纵横，就像被乱刀砍过，有些地方还隐隐有红色的血痕；一双手，松树皮一样，干枯，苍白……这还是我认识的母亲吗？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揪心地痛。

小时候，我的身体孱弱，母亲总会想方设法给我补身体。夏天，到山上放野鸡、采蘑菇；冬天，到河里摸鱼虾、挖黄鳝……

那年冬天，我正读初三。许是劳累，我小病不断。母亲知道了，急得什么似的——找中医，找偏方，求菩萨……而最让我不能忘的是，她在大雪中给我送来的那碗鲫鱼汤。

那时，我们能吃到的菜蔬，也就是家里带去的辣椒酱、咸菜之类。天降大雪，滴水成冰，而我们除了能跺脚取暖，只能硬扛。母亲就在这时站到我的面前。她一身的雪，只有一双眼睛闪着光，热切地看着我。她解下系在胸前的围巾，从怀里摸出一个搪瓷缸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递到我的面前。

搪瓷缸冒着热气，我凑近一看，是一碗热腾腾的鲫鱼汤。我端起碗大快朵颐起来。世间有什么美味能让我的身体如此畅快地欢笑呢？恐怕只有那晚的鲫鱼汤了吧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：为了让我吃上这碗鲫鱼汤，她冒着大雪下湖摸鱼，又顶着大雪走三里多路赶到学校。而也因此，母亲摔了几跤，连手都摔破了皮。每每念及此，我就懊恼不已——一碗鲫鱼汤，我都没让母亲尝一口，就全喝了，而母亲的痛，我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

看着甜甜睡去的母亲，嘴角还带着淡淡的笑意。我想，她应该是看到炊烟里我们幸福快乐的模样了吧。让她多睡会儿吧，借着炊烟里的暖。 章中林

时光有情 生活有调

午后，阳光铺满阳台。父亲躺在阳台的躺椅上，微闭着眼睛，我知道他没睡着。他的身边摆着茶水，茶香弥漫。一台小收音机摆在父亲旁边的柜子上，收音机里正播放他喜欢的评书。午后，阳光，茶水，躺椅，评书，父亲享受着属于他的惬意生活。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词，情调。虽然父亲根本不知道情调是什么，但他明明是在享受情调生活。

说到情调，很容易跟小资联系在一起。生活讲究品质，追求高雅，这好像是情调的内涵。但是，父亲这个粗人，却让我想到了情调这个词。

我想起了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劳动的场景。那年，我家的房子被淹，一家人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，母亲成天叹气。父亲决定靠自己建新房。建房是个大工程，为了省钱，除了需要砖瓦之外，还需要土坯。父亲便开始打坯。打坯这活儿重，可不叫累不叫苦，没日没夜地干。

累极了的时候，他会招呼帮忙的我歇歇。他先是端起大碗里的茶水，一饮而尽，随即便说：“爸给你唱段戏吧，解解乏。”父亲喜欢听戏，也喜欢唱，他懂得用自己的爱好调剂生活。

父亲坐在土坯上，放开喉咙唱起来。他唱的是《大登殿》选段，声音非常大，很快就吸引了一些邻居过来。有人为他叫好，也有人嘟囔：“老王连家都没了，还有心思唱！”父亲只管陶醉在自己的演唱中，旁若无人。唱完后，他大手一挥说：“干活！”那一年，我家的房子很快又建起来了。

我还记得那一年，父亲办的纸厂亏了，把多年的积蓄都赔进去了。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难中，母亲尽量节衣缩食，维持着。父亲并没有一蹶不振，而是重整旗鼓，准备再战。那次，他要出门去找曾经的生意伙伴。出门前，他让母亲把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还亲自熨起了衣服。他熨得很仔细，袖口和领口都熨得平平整整。母亲嗔道：“又不是去相亲，干嘛这么讲究？”父亲认真地说：“我要让别人看看，咱们虽然生意亏了，但精神没垮掉。”不久后，父亲果然东山再起。

类似的事还有很多，父亲是个很讲究生活细节的人，也懂得品味生活之美，享受生活的乐趣。如今，他老了，不再折腾了，但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有声有色。他的爱好很多，有时候跟老伙计一起下下棋，听听戏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喝茶，微闭着眼睛听戏，兴致好的时候，还会唱上一段。父亲爱这个世界上一切值得爱的东西，他喜欢看风景，喜欢养花，喜欢享受美食。

时光有情，生活有调。父亲用他的言行告诉我，无论生活窘迫还是安逸，无论人生际遇是逆境还是顺境，都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深情。 王国梁



摸黑出门，看不到一点亮。母亲贴着地面，一片枯黄的落叶似的，缓缓地蠕动着。

夜半，她不知怎么就想起我还没有吃饭，就急忙忙地从床上爬起来，拉开大门就冲进了漫漫的黑夜里，往新屋赶。

弟弟起夜，发现母亲不见了，惊起一身冷汗，慌忙给我打电话。

母亲老了，很多的事都不记得了，但是她记得自己有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她还能去哪儿呢？我沿着小路向老屋找去，果然迎上了母亲。

“中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没有吃饭？我给你做饭去？”母亲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连珠炮似的发问。

对上母亲急切的眼神，我的眼底湿了。还能说些什么？我只能一个劲地宽慰她。她看到我摸着肚子对着她笑，她也呵呵地“傻”笑起来。

看到母亲那放松满足的笑，我仿佛又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

那时，我们兄妹都在上学，奶奶又卧病在床，一家人的担子都落在父母的肩上。田地里的农活儿，母亲要忙；回到家，烧锅、



人生暮年，岁月如秋。迈进了人生的金秋岁月，我们该以什么生活方式安度晚年呢？我父母的退休生活感悟就是：不妨洒脱一点，让晚年生活有诗意、有梦想、有远方。

多年前，父母退休。他们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带薪帮我们带娃当保姆。那时我家小孩刚上幼儿园，每天接送小孩上学、买菜做饭、料理家务等等，家中几乎



国家的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已敲定，于我而言，到2030年，已是年届85岁的耄耋老人，我也有自己的“十五五”规划。

首先，力争做中国最年长的财经评论家。想想，80岁左右的财经评论家应该寥若星辰了吧，届时我要跻身其中。岁月从不是思想的枷锁，反而是洞察市场的厚重底色。退休20年，我写了四千多篇财经评论，脑子越写越灵光。我不愿让年龄成为停笔的理由，反而要以数十年的阅历为笔，以始终清醒的头脑为墨，继续在财经领域深耕发声。

其次，力争做中国最活跃的老年演说家。口吐珠玉，且要言之有物，说出自己

所有后勤保障的事情全都由父母包了。父母把大孙子送进小学后，又立马转战到兄弟家中，除了接着送小孙女上幼儿园，还继续担任家庭后勤保障员，直到把小孙女送进小学才稍微轻松下来。

这天，父母没透露半点风声，直接到车行提了一辆新车，说是准备外出周游世界。我很不理解，兄弟也有情绪，觉得父母是想撂挑子了。没有了父母的帮忙，今后孙儿孙女谁接送照顾？家里买菜做饭、打扫卫生又有谁来负责呢？另外，我也想换辆新车，兄弟还想按揭一套新房，我们都希望从父母那儿得到些接济，但转眼间“风云突变”，父母用另外一种生活方式，打破眼下一成不变的循环。

不妨洒脱过晚年

父母准备外出旅行的头天晚上，我们全家聚在一起。父亲举起酒杯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忙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想过属于我们的晚年生活，趁着身体尚好、精力还算充沛，我们也该出去走走看看，让晚年生活也有梦……”

让人欣慰的是，外出旅游的父母精神状态很好，还不时分享图文和视频，分享他们出游的快乐时光。他们的这种状态也感染了一些亲朋好友，结伴而行的老友越来越多。

如今，我们已理解父母洒脱过晚年的想法，也尽力支持他们带着一份童心去追寻生命里的诗与远方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有梦想更精彩。 杨力

耄耋老人的“十五五”小规划

的特色。2019年我在南京市首届社区好故事大赛“千进百，百进卅”的角逐中，力克群芳，进入决赛，优胜选手10人，我是唯一一个“大老爷们”，其余的都是年轻的小姑娘，站在领奖台上，特别扎眼，那年我已经70多岁了。如今我仍有信心成为中国最活跃的老年演说家。

再次，力争做中国最牛逼的公众号作家。我的公众号日日更新，让粉丝们天天尝鲜。公众号虽以财经评论为主业，但以宣传正能量为己任，义不容辞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者、实践者。不媚俗、不盲从、不迎合。我坚信，只要笔不停，心不凉，热爱不减，终有一天，我会用实力证明自己，成为那个最牛逼、最让人服气，既能收获流量，更能赢得尊重的公众号作家。

此外，力争做中国最廉价的公益活动家。我计划为中学生创办免费写作培训班，不收费、自备教材、免费授课，指导

那些热爱文字的孩子，帮他们打开写作的大门，即便寒门学子也能拥有提升自我的机会。平日里，我会走进社区、学校宣讲党课，无论场次多少、路程远近，始终坚持免费服务。我相信，公益无关名利、无关排场，只要心怀善意、脚踏实地，便能传递温暖、凝聚力量。

最后，力争做中国最健康的快乐老人。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打牌，每日规律作息，晨起打太极、傍晚慢散步，不贪嘴、不慵懒。闲暇时，读书练字、养花种草，和老友闲谈小聚，不纠结过往、不焦虑未来。我不羡慕他人的安逸，不抱怨岁月的痕迹，只专注于自己的小日子，让健康成为底色，让快乐成为常态。

待到2030年，我会自豪地说，人的生命既有长度，又有厚度，我的生命熔长度和厚度于一炉，不负岁月，不负此生，无愧于“五个家”金光闪闪的头衔。 蔡恩泽